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 《北齐校书图》考略

莫 阳

内容提要 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北齐校书图》，旧传为唐阎立本所作，现多将其归于北齐画家杨子华名下。近年来，随着北齐考古工作的开展，学界屡屡引用此图与北齐墓室壁画进行比较，以论证高齐画风。然而，研究者对此卷的创作年代、作者、底本来源等核心问题，尚缺少专门的论述。作者从画卷中历代题跋、印鉴入手，参考文献著录，试图详细梳理作品的风格及流传过程。

关键词 《北齐校书图》 杨子华 收藏史

一 引 言

如果将一卷书画作品视为整体的话，那么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波士顿本《北齐校书图》，是经历漫长的积累并包含了过程中诸多的历史信息。作为主体的画面完成后，作品的书写过程仍在持续，不同时代的藏家、观画者的题跋、鉴藏印，不断被附加到画作之上。这些累积的“书写”，影响了此后观画者对于作品的观看与解读。

作为一件流传有序的名作，波士顿本《北齐校书图》包含庞杂的鉴藏信息。这无疑为探寻其流传过程提供了较大的研究空间。而笔者更感兴趣的并不在于波士顿本《北齐校书图》本身，而是想藉由这个典型的个案，来观察中国古代美术作品的“历史书写”是如何叠加生成的。不仅历史文本的书写如顾颉刚先生所说是“层累”的，美术作品在流传过程中毫无疑问地也经历诸多层面的“层累”。对美术作品本身的“考古”（或“知识考古”）同样是极其引人兴味的。

题为《北齐校书图》的书画作品，除波士顿本外，台北故宫博物院还藏有杨子华款《北齐校书图》一卷。而在图像上与《北齐校书图》有明显传承关系的，还有传为五代丘文播所作的《文会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1〕}等。在这些书画作品中以波士顿美术馆藏本最为精妙，也最为有名。

〔1〕 《故宫书画图录（一）》页125，台北故宫博物院，1989年。

〔图一〕《北齐校书图》(画心)

采自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编:《宋画全集》(第六卷第一册),页10-11,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北齐校书图》，绢本设色，纵29.3厘米，横731.2厘米。画面内容主要由三段组成〔图一〕：第一段共七人，分别为胡服文士、四小吏和两名婢女，其中文士持书卷踞胡床，为此段中心；第二段共十人，其中文士四人、婢女五人以及小童一名，四文士坐于榻上，婢女、小童伺立榻周；第三段共三人，有一小吏、二奚奴及两匹马。按照作品不同部分的材质，大致可分为画心、南宋时期拖尾和清代拖尾三部分。卷前题签“北齐校书图”、“长沙周氏珍寿”，钐“董氏藏”白文印一方。卷后有宋迄清末范成大、陆游、完颜景贤等人的题跋共计十段。《大观录》、《墨缘汇观》、《穰梨馆过眼录》等均著录过此卷。

据画题可知，此卷内容向来多被认为描绘的是北齐天保七年(556)齐宣帝诏樊逊校定群书的情景。这一定名是否准确，颇有可商榷之处，在此暂且不论^{〔1〕}。旧传《北齐校书图》为唐阎立本所作^{〔2〕}。现多将此作归于北齐画家杨子华名下。

20世纪80年代，金维诺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访美所见书画，其中就提到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所藏此卷《北齐校书图》^{〔3〕}。由此，该画卷重新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而随着北齐考古工作的开展，学界屡屡引用此图以论证高齐画风^{〔4〕}。然而，此本创作年代、作者、底本来源等关键性问题，则罕有专人研究讨论。

检北宋前书画著录文献，尚未发现有关校书题材的明确记载^{〔5〕}。对该类题材画作的题跋和著录始于北宋初年。结合文献和作品的实际情况考虑，本文对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北齐校书图》流传过

〔1〕 此卷《校书图》画面中出现的校书与鞍马图像的组合，与杨万里描述中《缙经图》的图像组合暗合。尽管在校书部分，后者对前者有所借鉴，但南宋时期流行的《缙经图》在题材上是以流落北地的骨董商毕良史为主角的创作。关于《缙经图》和毕良史的研究，参见Chang Lin-sheng, *A Legendary Antique Dealer in the Song Dynasty—The Life of Bi Liangshi*(毕良史), *National Palace Museum Bulletin* Vol.44, pp. 1-37.

〔2〕 如《山谷题跋》卷三《题校书图后》、波士顿本范成大题跋等，均持此观点。

〔3〕 金维诺：《访问波士顿——欧美访问散记之二》，《美术研究》1982年第1期，页79—84。

〔4〕 金维诺：《曹家样与杨子华风格》，《美术研究》1984年第1期，页37—40，49—53。

〔5〕 如《历代名画记》卷八载杨子华仅有《斛律金像》、《北齐贵戚游苑图》、《官苑人物屏风》、《邺中百戏》、《狮猛图》等作品。同书阎立本名下亦未提及与校书题材相关的作品。甚至见诸著录的其他画家作品亦不见同类题材。

程的梳理，分为宋元和清代至民国两大阶段。

二 宋元时期的流传

（一）北宋至南宋淳熙年前

虽然波士顿本《北齐校书图》上未见属于北宋或者更早时代的题跋、印鉴，但从北宋开始，文献对该题材的作品有所提及。通过对文献和作品的考察，笔者发现北宋至南宋淳熙年以前(960—1174)，对《北齐校书图》的描述现只见于文献，而与现有作品并无直接对应关系。但这些文献对考证波士顿本《北齐校书图》的出现和流传情况，仍提供了诸多有意义的线索。

《山谷题跋》卷三《题校书图后》^①：

唐右相阎君粉本《北齐校书图》。士大夫十二员，执事者十三人，坐榻胡床四。书卷笔砚二十二，投壶一，琴二，懒几三，搯熙一，酒榼果榼十五。一人坐胡床脱帽方落笔，左右侍者六人，似书省中官长，四人共一榻，陈饮具，其一下笔疾书，其一把笔若有所营□（太上御名），其一欲逃酒，为一同舍挽留之，且使侍者着靴。两榻对设，坐者七人，其一开卷，其一捉笔顾视若有所访问，其一以手拄颊顾侍者行酒，其一抱膝坐酒旁，其一右手执卷左手据搯颐，其一右手捉笔拄颊左手开半卷，其一仰负懒几左右手开书。笔法简者不缺，烦者不乱，天下奇笔也。右故东议郎知富顺监京兆宋元寿所藏，初得之荣阳盛孟适，盖文肃公家旧物也。建中靖国元年二月甲午，江西黄庭坚自戎州来，将下荆州，泊舟汉东市，始识富顺君之子兆吉长，观此画叹赏弥日，吉长举以见惠，余不忍取，为书其大概，使并藏之。此笔墨之妙必待精鉴，乃出示之，廉者必不取，贪者必不与也。赵润甫家烛下书。

黄庭坚此跋系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与波士顿本《北齐校书图》相较，黄山谷所见的版本多出“对榻七人”，但少鞍马人物部分。二者名称和画面虽然相近，而实不相同，很可能有一部分题材取自同一祖本。又据跋中“粉本”一词，推测黄氏所见或为白描。

而在此之前的元祐九年(1094)，黄庭坚还见过另一种版本的《北齐校书图》。《东坡题跋》卷五《书黄鲁直画跋后三首·北齐校书图》^②苏轼跋前录有黄庭坚跋文：

往在都下，驸马都尉王晋卿时时送书画来作题品，辄贬剥令一钱不直。晋卿以为言。

① 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魏公题跋·山谷题跋》页24，商务印书馆，1936年。

② （宋）苏轼（许伟东注释）：《东坡题跋》页321，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

庭坚曰：“书画以韵为主，足下囊中物，非不以千钱购取，所病者韵耳。”收书画者，观于此语，三十年后当少识书画矣。元祐九年四月戊辰，永思堂书。

比对两段题跋，不难看出黄庭坚以建中靖国元年二月所见吉长藏本为精品，而将另一件斥为俗作。对此苏轼的观点有所不同¹⁾：

画有六法，赋彩拂澹，其一也，工尤难之。此画本出国手，止用墨笔，盖唐人所谓粉本。而近岁画师，乃为赋彩，使此六君子者，皆涓然作何郎傅粉面，故不为鲁直所取，然其实善本也。绍圣二年正月十二日，思无邪斋书。

黄、苏二人前后相继的两段跋文提供了几个重要的信息。第一，二人所见《北齐校书图》是设色本，且主体人物脸上傅粉；第二，此画与旧传唐人粉本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第三，旧传唐人原作为墨笔粉本。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黄山谷建中靖国元年所见以为珍品的宋吉长藏本确为墨笔粉本。

黄伯思《东观余论》载《跋北齐勘书图后》²⁾：

仆顷岁尝见此图别本，虽未见（一作“审”）画者主名，特观其人物衣冠，华虏相杂，意后魏北齐间人作。及在洛见王氏本，题云《北齐勘书图》，又见宋公次道书，始知为杨子华画。其所写人，如邢子才、魏收辈岂在其间乎？宜其模矩乃尔。今观此本，益知北土人物明甚，则知子华之迹为无疑。唐阎令称，子华自象人以来，曲尽其妙，简易标美，多不可减，少不可逾。今详其迹，信然。第他本尚馀两榻，有启轴隐几而仰观者，有执卷搢如意而沈思者数辈，盖当时画此弗但一通也。李正文³⁾《资暇录》谓茶托始于唐崔宁，今北齐画图已有之，则知未必始自唐世。亦犹萧梁已有紫囊盛笏，而唐史始于张九龄者同也，观者宜审定之。政和丁酉岁八月五日，武阳黄某长孺父于楚州袞华堂观。

黄伯思此跋作于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从跋文可知，黄伯思曾见过多种不同版本的《北齐校书图》。由文意可推知，黄伯思所见“此本”、“未审画者主名”的“别本”与“王氏本”三者 in 图像内容上似乎较为接近，很可能源自同一祖本；而“他本”则多出一段“两榻”的内容。通过文字描述，黄伯思见过的这些版本，在画面构成等方面均与波士顿本明显不同。另据此段题跋所提及王氏本上有宋次道

1) 前揭《东坡题跋》。

2) (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之下，页六十三，明毛氏汲古阁刊本。

3) 即李匡文，匡字避宋太祖讳。

〔图二〕(传)杨子华《北齐校书图》
采自王耀庭主编:《传移模写》,图3-1,台北故宫博物院,2007年



书。宋敏求(1019—1079)，字次道。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家富藏书。如黄伯思所见不误，宋敏求的题跋就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关于《北齐校书图》的题跋，那么至少在北宋初年就有此题材画作流行。

另外，孙承泽(1592—1676)曾在杭州陈山人处见过一卷《北齐勘书图》，“细绢白描人物楚楚”^{〔1〕}，并录卷后黄伯思、欧阳玄二人跋，其中黄伯思跋与《东观余论》所载几无差别。孙承泽所见《北齐勘书图》为绢本白描，且有黄伯思和欧阳玄题跋，与波士顿本有明显差异。而现收藏于台北故宫的杨子华《北齐校书图》似乎与文献中多次出现的白描本《北齐校(勘)书图》〔图二〕存在一定联系，然而离题稍远，当别文另作讨论。

现将上述文献所记各本校书图情况列表如下，以便比较〔表一〕。

〔表一〕文献所记波士顿本《校书图》概况

	观者	时间	收藏地	藏家	题名	作者	作品	备注
A	黄庭坚	元祐九年四月戊辰	永思堂	徐彦和 ^{〔2〕}	北齐校书图	唐人	苏轼以为此卷底本因为前代粉本，后人赋彩	黄庭坚跋；苏轼跋
	苏轼	绍圣二年正月十二日	惠州星华馆思无邪斋					
B	黄庭坚	建中靖国元年二月甲午	宋元寿所藏	文肃公 ^{〔3〕} /荥阳盛孟适/宋元寿	北齐校书图	阎立本	画面包括胡床人物、榻上四人、对榻七人	粉本；黄庭坚跋
C	黄伯思	政和丁酉岁八月五日前			无		无款，画面中人物衣冠、华虏相杂	别本
D		政和丁酉岁八月五日前			北齐勘书图（？）		较黄伯思所见其他版本多画两榻	他本
E		政和丁酉岁八月五日前	洛阳	王氏	北齐勘书图	杨子华	白描	宋敏求跋
F		政和丁酉岁八月五日	楚州袞华堂		北齐勘书图	杨子华	画中人物具有北方特色	此本

根据上表可知，以北齐时代诸儒校订群书为题材的同名画作，在北宋时已有数版本并行流传于

〔1〕 见(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卷八《北齐勘书图》条，页200，白云波、古玉清点校：《庚子销夏记》，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

〔2〕 见前揭《东坡题跋》卷五《书黄鲁直画跋后三首》，页322。

〔3〕 检宋谥文肃者共计二十二人。其中卒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前者计四人：吴奎、盛度、郑戡、钱勰。因此卷后为盛孟适所藏，所以推测此处黄庭坚所言文肃公当为盛度。

世，且诸版本在画面内容和组成上不尽相同。根据苏轼和黄庭坚题跋，辅以黄伯思过目诸本情况，大致可推断，宋人认为此题材作品中白描本为早，赋色本较晚。关于作者的问题，在北宋时期已有阎立本和杨子华二说。

文献所论及北宋年间诸本，皆与今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本有所区别。但线索并未因此中断，反而扫除庞杂信息，将视线集中于画作本身。据笔者考证，波士顿本《北齐校书图》上的题跋始于南宋淳熙年间。

（二）南宋淳熙及其后

南宋时期的文献对于《北齐校书图》所言甚少，目前所见皆与作品内题跋相印证，故不作文献的单独梳理，而是以时间为线索，详细分析作品本身的题跋、印鉴信息。

波士顿本《北齐校书图》卷后南宋时期的跋文共计五段，据笔者考证，皆出于淳熙年间。此外尚有宋私印数方，在此一并论之。

最早一段跋文位于宋拖尾第一接^①，出自范成大之手：

右北齐校书图世，传□□^②出于阎立本。鲁直画记登载甚详，此轴尚欠对榻七人，当是逸去其半也。诸人皆铅槩文儒，然已着靴，坐胡床，风俗之移久矣。石湖居士题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平江吴郡(今江苏吴县)人，是两宋之际著名的文学家。据周必大《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神道碑》^③：

……（淳熙）七年二月，除端明殿学士。三月，改帅江东，兼行宫留守。奏事毕，陛辞，诏明日辞选德殿。近例赐宰执酒，止传觞，至是特设几开宴，酒三行，命侍过西小轩，曰：“此朕清坐处也。”再坐，上曰：“劝卿一杯，且有以为侑。”公饮訖，二内侍捧缣素来，上有石湖二大字，御墨尚湿。公拜赐奉觞进谢，上为满引，复袖御书苏轼诗一轴以赐，自未至酉乃罢。

可知范成大石湖居士之号或与宋孝宗赐字有关。因此“石湖”这一称谓使用之上限当在淳熙七年；又后段韩元吉题跋作于淳熙八年正月庚申，则范成大题跋时间当在淳熙七年三月至淳熙八年正月庚申之间。

宋纸拖尾第二接为韩元吉跋。韩元吉(1118—1187)，字无咎、号南涧，南宋时期词人。在跋文

① 据笔者观察和骑缝章加盖的情况，可推知波士顿本《北齐校书图》曾经过多次装裱。其中宋代时期的拖尾中，每段题跋都被单独裁切，分为五接。清代拖尾以李慈铭跋为界，分二接。

② 跋文有挖补痕迹，两字被刮去。参考《大观录》著录，今缺“笔法”二字。见(清)吴升：《大观录》页339，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年。

③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六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图三〕“颍川郡侯”印
采自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编：《宋画全集》（第六卷第一册），页12



〔图四〕“艮斋谢谔”、“昌国”、“清江开国”三印
采自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编：《宋画全集》（第六卷第一册），页12



中，韩氏做七言诗一首，并附短文叙述樊逊校书史实。此段题跋亦收录于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内，除诗、文顺序对调外，文字大体相符。跋尾署“淳熙八年正月庚申颍川韩元吉题”。跋文后有“颍川郡侯”朱文篆印一方，当为韩元吉印〔图三〕。

韩氏跋文后接郭见义跋。此跋未言及题跋时间，但上下两段题跋的时限明确，可推定此段跋文书于淳熙八年正月庚申韩元吉跋后到同年九月廿日陆游跋前。

第四接为陆游跋。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著名词人。陆游在跋文中怒斥北齐政权，以影射占据北方的金政权。此段题跋时间为淳熙八年九月廿日。

第五接谢谔跋。谢谔(1121—1194)，字昌国，号艮斋，新喻(今属江西)人。此跋亦书于淳熙年间，然而异于其上跋文密集题于淳熙八年一年之内的情況，谢谔跋题于淳熙十六年八月十日，相隔八年时间。

谢谔跋文后钤有三方朱文印，分别为“艮斋谢谔”、“昌国”和“清江开国”〔图四〕。前两方印为谢谔私印，而“清江开国”除清江与谢谔地望相近外，与其再无关联。

此印又见于《凤墅帖》。清归安《凤墅残帖释文》刊本，姚衡跋称^{〔1〕}：

……（曾宏父凤墅帖）每卷后载：石“自某年至某年，共若干帖，并对真迹，镌石于庐陵郡凤山别墅，系第几卷，曾宏父谨识”。次行钤“凤山”二字鼎印，“清江开国”朱文方印，末行书“亳社张节模丹上石，刻工欧阳信明”，字稍偏左，“前载计几千几百几十几字，共几片几十板”，每一札后钤“曾氏家藏”长亚字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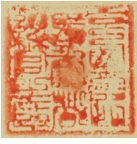
据此可知“清江开国”朱文印当系曾宏父所有。曾宏父，字幼卿，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理宗淳祐年间创凤山书院，自称凤墅逸客。“开国”即“开国男”(宋代为第十一等爵，秩正五品，食邑五百户以上)，据《江西通志》卷二一：“吉安府凤山书院宋开国男曾宏甫觅城西隙地刱建，置养士田。”^{〔2〕}知曾宏父爵封开国男，是为佐证。

（三）宋元官印

作品内宋元时期的遗留，除上述题跋和私印外，还有多方官印，印文内容和钤印位置现列表如下〔表二〕：

〔1〕 （宋）曾宏父：《凤墅残帖释文》，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60年。
〔2〕 《光绪江西通志》卷二一，见《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江西》第四册，凤凰出版社，1996年。

[表二] 官印铃盖情况

	印文	时代	所属	位置	备注
	□□□使之印		官印	画心3列	漫漶不清。
	□州观□使之印		官印	画心4列 (骑缝)	金维诺释作“同宁江军承宣使”
	泉州观察使印		官印	宋纸1列 (骑缝)	金维诺释作“康州观察使”； 泉州属于福建路残； 谢谔曾知泉州
	□州之印		官印	宋纸1列 (骑缝)	(疑为元印)残
	□州之印		官印	宋纸1列 (骑缝)	(疑为元印)残
	奉使之印		官印	宋纸2列	
	绍兴襄阳府印	1131—1162 (绍兴)	官印	宋纸2列	襄阳府属于京西南路
	京西路经略安抚使印		官印	宋纸2列	
	京西路□□都总管之印		官印	宋纸3列	
	隆兴府印		官印	宋纸3列	隆兴府属于江南西路
	隆兴府管大观察使印		官印	宋纸3列	

(续表二)

	乾道江西路安抚使印	1165—1173 (乾道)	官印	宋纸4列	
	建炎江西路马步军都总管印	1127—1130 (建炎)	官印	宋纸4列	
	绍兴府印		官印	宋纸4列	绍兴府属于两浙东路
	□□□越州管大观察使印	建炎前	官印	宋纸5列	越州为绍兴府旧称；前三字残
	建□□东安抚使之印		官印	宋纸5列	二、三字残
	□□□东都总管□之印		官印	宋纸5列	前三字残
	建炎太平州印	1127—1130 (建炎)	官印	宋纸12列 (骑缝)	太平州属于江南东路；此印与11列骑缝间无内容。纯为保存此印，可知其间当有一段宋纸被裁。可类推。
	镇江府印		官印	宋纸14列	镇江府属于江南东路
	镇江府观察使之印		官印	宋纸14列	
	□□□(印文不明)		官印	宋纸14列	此印文被“镇江府观察使之印”覆盖。

经查，印文内出现的地名主要集中在以江南路及两浙路为主的范围内，此外，除个别疑为北宋或元官印，这些官印已知的年代均集中在南宋初高宗、孝宗时期。通常情况下，在书画作品上钐官印的情况大致有三：其一，入内府收藏；其二，收藏者加盖官印；其三，收缴。但如此大量加盖两宋地方官印(可能亦有属于元代的官印)的情况，似乎前所未见。据笔者推断，波士顿本《北齐校书图》可能更接近于第三类情况。由于此类印鉴所涉及问题较为复杂，而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仍不充分，进一步的研究只能俟诸将来，故在此将官印单列一类，并不归入具体时段。

（四）宋元时期流传情况小结

对于《北齐校书图》相关题材的文献记载，最早出现在北宋时期。北宋以前虽然不见于文献记载，但并不等同于实际不存。目前的文献表明，至少在宋神宗时期，就有此题材的作品存世。且北宋中后期已有多本同时流传，但见诸文献记载的数本，皆与波士顿本《北齐校书图》有显著差别。

根据作品本身提供的线索，波士顿本《北齐校书图》最早可考的题跋、印鉴，在时代上皆属于南宋初年。参与题跋的人士均为南宋名士——其中范成大与郭见义互有诗文相和，韩元吉又与陆游交好，属于同一文人士大夫群体。大致可推测，南宋淳熙年间，此卷在江南文人群体中流传，可能属于其中某位题跋者，也可能属于一位与参与题跋者关系密切的人。

虽难以确知此时期的是某位收藏者，但通过对参与题跋诸人行迹的考察，至少可约略推测在此时段作品所处位置。淳熙八年，范成大任明州(今浙江宁波)知州；韩元吉定居上饶(今浙江上饶)；陆游在故乡山阴赋闲(今浙江绍兴)；谢谔与曾宏父亦为活动在江南地区的文人。地理位置相去不远，不难看出，已知证据主要集中指向以江南路及两浙路为主的区域内，而这应是宋元时期该作品流传的范围。

此外，如能进一步解释作品中宋元官印大量加盖的问题，也能为作品在此相对较长时段内的踪迹提供更多线索。

三 清代及其后的流传

南宋后此卷一度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之中，元明时期尚未发现有明确指向此作的著录或题跋、印鉴。及至清初，此卷方重现于藏家视野。

波士顿本《北齐校书图》清纸拖尾上有跋文五段，另有钐印众多。

（一）清代题跋及钐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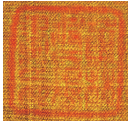
《大观录》卷一一《阎右相北齐校书图卷》条^①，著录描述甚详，题跋、印鉴皆详细过录，其内容

① 前揭《大观录》页339—340。

可与波士顿本《北齐校书图》严格对应。著录内容截止到淳熙十六年谢谔跋处。亦指出范成大跋文中认为此卷与黄庭坚所见为同卷的失实之处。对南宋诸人的跋文内容也作出较为中肯的评价。

《大观录》作者吴升，清初著名书画商人，与孙承泽、梁清标交往甚密。《大观录》收录作品严格甄选，多为赫赫大作。书中著录未言藏家，学界多疑为梁清标藏品^{〔1〕}。而作品内梁清标(1620—1691)收藏印累累，似也印证此说[表三]。

[表三]《北齐校书图》中梁清标收藏印及钤盖位置

	印文	位置
	苍岩	画心1列
	棠邨审定	画心1列
	蕉林书屋	画心2列
	蕉林梁氏书画之印	画心3列
	家在北澶	画心3列
	棠邨	画心4列(骑缝)
	苍岩子	宋纸9列(骑缝)
	苍岩子	清纸1列
	蕉林	清纸1列
	观其大略	清纸1列

及至康熙戊子(康熙四十七年，1708)，作品的清代拖尾部分始出现第一段题跋，为周确斋、陈

〔1〕 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页475，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

香泉、殷彦来三人观款。

周依，号确斋，江苏震泽人，扬州北湖孚估庵碑出其手。陈奕禧(1648—1709)，字六谦，号香泉，海宁盐官人，康熙帝赞赏其书法，召入值南书房。殷誉庆，字彦来，江南江都人。在题跋的康熙四十七年，陈奕禧擢南安知府(今江西大余)，综合三人的生平与活动地点来看，18世纪初期波士顿本《北齐校书图》可能尚在江南一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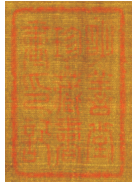
安岐(1683—1745?)《墨缘汇观》卷末《名画续录》著录《唐阎立本较书图卷》^{〔1〕}：

绢本，着色，短卷，人面用三白法，笔墨设色文秀之极。后有范石湖、韩元吉等跋。
但卷中宋印，过觉侧斜，甚为可厌。

在《墨缘汇观》此段记载中，画法、题跋及“卷中宋印，过觉侧斜，甚为可厌”的情况，均与波士顿本《北齐校书图》相符，可知所言为此卷。《续录》所记多为安岐过目书画。另外，画作钤印中屡见“安元忠印”、“安定”二印(详见表十一)，虽并非安岐藏品，但疑与安氏家族收藏有关。

在作品画心部分出现三方怡亲王印[表四]。清代获封怡亲王者计六人，但据两方“明善堂”印可推知，此怡亲王当为弘晓。弘晓(1722—1778)，爱新觉罗氏，字秀亭，号冰玉道人，为清朝著名藏书家、诗人，有《明善堂诗集》等。

〔表四〕弘晓收藏印及钤盖位置

	印文	所属者	位置	备注
	怡亲王宝	怡亲王(弘晓) (1722—1778)	画心2列	参见“明善堂”印，可知此怡亲王印当属于弘晓。
	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	怡亲王(弘晓)	画心3列	朱文
	明善堂所藏书画印记	怡亲王(弘晓)	画心4列	白文

据怡亲王弘晓的收藏印可推知，至迟乾隆四十三年(1778)以前，该卷《北齐校书图》已经进入

〔1〕 (清)安岐(张增泰校注)：《墨缘汇观》页271，江苏美术出版社，1992年。

京城收藏圈。

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中《阎立本北齐校书图卷》条^①，详细著录历代题跋和各段尺寸，均可与波士顿本《北齐校书图》对应。著者陆心源(1834—1894)，家富收藏，精金石之学。陆氏虽不以鉴赏名家，而门客多通才，其于考订旧籍颇有心得，所蓄与其所录当鲜赝鼎^②。《穰梨馆过眼录》1892年成书，记录家藏及所见者。

又，陆心源子陆树声私印“归安陆树声所见金石书画记”见于波士顿本《北齐校书图》画心及宋、清拖尾，可与著录互为验证，知《穰梨馆过眼录》著录为此本无疑[表五]。

陆氏著录题跋内容截止到康熙戊子观款。可知《穰梨馆过眼录》虽成书于1892年，但陆心源父子见此作当在清纸第二段题跋即周寿昌题跋前，也就是同治十三年(1874)以前。

[表五] 陆树声钤印及位置

	印文	位置	备注
	归安陆树声所见金石书画记	画心1列、宋纸10列、清纸4列	同一方印加盖三次。

清纸二、三段题跋者为周寿昌。周寿昌(1814—1884)，字应甫，号友生，自庵等。湖南长沙人。同治时，周寿昌先后任实录馆纂修总校、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署户部左侍郎等官。光绪初，任内阁学士，署户部。不久，以足疾辞官。遂不再出，以著述为事。

周氏首段题跋作于同治十三年秋，抄录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三《题校书图后》文字，末尾处言及此卷两次入藏的经过，是考察同治时期此卷《北齐校书图》流传的明确证据。周寿昌跋文称：

同治甲子冬，余甫还京师，次儿沦蕃游厂肆，购以呈余，后因贫故他售，久不望汶阳之归矣。不图好友董云舫太守麟得之，知出余所，遂慨以见饷，竟使赵璧重完，不须商于七百里，良朋厚意，何可忘也，吾子孙其珍藏之。

同治甲子即同治三年(1864)，周寿昌之子得此画于京城厂肆。其后出售，辗转流入董麟之手。董麟(1830—1881)，字祥甫，号云舫，精于鉴赏，善书法，富收藏。前隔水处“云舫所藏”印一方，可为此段题跋佐证。另外，题签下“董氏藏”朱文印，也疑为董麟所有。至同治十三年九月前后，此卷由董麟归还周寿昌。

① 中国书画全书编纂委员会：《中国书画全书》(十三)页10，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

② 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卷六页四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周寿昌对此卷珍爱有加，于三年后的光绪三年(1878)再书第二段长跋。跋文详录《北齐书·樊逊传》中校书内容。跋末称：“光绪三年丁丑嘉平月六日，余因病左足尚未全瘥，于是日具折奉请开缺，已蒙恩准。”所言内容与周寿昌于光绪初以足疾请辞的经历正相吻合。

除两段题跋外，周寿昌尚有多方收藏印钤于此卷《北齐校书图》之上。依据上述题跋，可推知此部分印鉴，当在同治三年，此作第一次进入周寿昌收藏，到光绪九年(1884)周寿昌去世的这一时间段内钤印[表六]。

[表六] 周寿昌收藏印及钤盖位置

	印文	位置	备注
	长沙周寿昌鉴藏经籍碑版书画印	画心2列	
	周寿昌印	画心4列	
	自龢	画心4列	
	长沙周氏	宋纸6列(骑缝)	对比后印此印略残
	长沙周氏	宋纸9列(骑缝)	
	自龢	清纸3列	

清代第四段题跋出自李慈铭之手^{〔1〕}。李慈铭(1830—1894)，字爱伯，号莼客，居名越缦堂，晚年自署越缦老人。晚清著名文史学家。著有《越缦堂文集》、《白华绛跗阁诗初集》等。

李慈铭跋书于光绪七年(1882)三月，为此卷作七言诗一首，后又对高齐校书一事进行了简短评价。跋文内提及题跋此卷的原因是：“自龢先生年丈属题北齐校书图。”可知李慈铭并非此卷《北齐校书图》的拥有者，而是受周寿昌所托作此跋。

李慈铭题跋前、中、后，分别钤有李慈铭私印，计四方[表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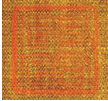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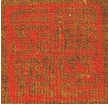
〔1〕 由李慈铭跋始，为清纸第二接。

[表七] 李慈铭钤印及位置

	印文	所在位置
	爱伯	清纸5列
	白华绛跗阁清课	清纸5列
	越缦堂主	清纸6列
	慈铭私印	清纸7列

清纸第五段题跋，即本卷最后一段题跋，为完颜景贤所作，书于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名款后有完颜景贤“景行维贤”和“虞轩”两方印。除此以外，完颜景贤在此卷上钤印众多[表八]。

[表八] 完颜景贤收藏印及钤盖位置

	印文	位置	备注
	景、贤(连珠)	画心2列	
	景贤审定	画心3列	
	景行维贤	画心3列、清纸9列	
	景长乐印	画心4列	
	景贤鉴藏	画心4列、宋纸15列	
	任斋铭心之品	宋纸1列	

（续表八）

	小如庵秘籍	宋纸6、9、10、12列(骑缝)	
	金章世系景行维贤	宋纸8列	
	朴孙庚子以后所得	宋纸11列(骑缝)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小如庵墨缘	清纸2列	
	完颜景贤字享父号朴孙一字任斋别号小如龠印	清纸8列	
	虞轩	清纸9列	

由其中一方“朴孙庚子以后所得”印鉴，可知完颜景贤得此作时间上限为1900年。

（二）清晚期至民国

晚清至民国时期，此卷《北齐校书图》一度辗转收藏市场。目前可辨识的，属于此时期的印鉴仅有属于金城的数方[表九]。金城(1878—1926)，字巩北，号北楼，祖籍浙江省吴兴县。原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近现代画家。

[表九] 金城收藏印及钐盖位置

	印文	位置
	金巩伯精鉴印	画心2列、宋纸1列
	金巩伯精鉴印	宋纸11列(骑缝)
	金城私印	清纸1列

不过目前尚没有明确证据表明，此作曾归金城所有，或仅为其过目。

此卷《北齐校书图》，于三十年代初出现在美国收藏界。1931年由Denman Waldo Ross(1853—1935)捐赠给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并由该馆收藏，直至今日。

由于记载和题跋的丰富，此时期有关此卷《北齐校书图》流传的线索变得错综复杂起来。在清初，作品经历了一次地理位置上的迁移，由之前所处的江浙一带，转移到京城。在此卷流传到境外前，可以明确的收藏者有：梁清标、怡亲王弘晓、周寿昌、完颜景贤四人。而在四人的收藏间隙中，是否还有其他收藏者，尚待明确。

另外，此卷在清代及清末民国时至少两次流入市场，一次在周寿昌收藏前；一次在完颜景贤后。大约在这两段时间内，曾被重新托裱，在保留原本信息的情况下，裁去宋纸空白部分^{〔1〕}。

四 结 语

通过梳理波士顿本《北齐校书图》的流传过程，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作品创作年代、作者、底本来源等问题。根据波士顿本《北齐校书图》所能提供的鉴藏信息来看，本卷最早的鉴藏时间指南宋初年淳熙年间，画作的创作年代应不晚于此。另外检北宋前书画著录文献，未发现校书题材作品的明确记载。对校书题材画作的题跋和著录始于北宋初年，在北宋时期此画题的创作已较为成熟，并有多件同名作品并行流传于世。关于作者的问题同样较为复杂，至少在北宋初年已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即唐阎立本和北齐杨子华。但追索画史著录信息，在杨子华和阎立本名下并没有对同名画作的记载。又根据两宋时期的题跋和著录以及现存多个画作版本的情况来看，与波士顿本《北齐校书图》在核心图式上有关的作品还有数本，它们或可能来源于同一底本，然而其相互关系还需进一步比较，并非一篇论文所能解决。

从地理区域上看，此卷《北齐校书图》的流传大约分为三个阶段，若为南宋前所作，则南宋前其流传不可考，南宋至清初的文献和作品本身提供的证据大都指向江南。至少从其出现在怡亲王收藏中开始，已可确定此卷离开江南地区而进入北京收藏圈。后于20世纪30年代，进入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馆藏。根据时间线索来看此本校书图的流传，则如[表十]所反映。

[表十] 波士顿本《北齐校书图》流传情况

时间	人物	对作品的影响			备注
		著录	题跋	印鉴	
1180年后	范成大(1126—1193)		√		
1181年1月	韩元吉(1118—1187)		√	√	

〔1〕 宋纸骑缝章共计七种九枚，除未知归属的“安元忠印”、“安定”外，其余皆为清代及民国时期收藏印。

(续表十)

	郭见义		✓		
1181年9月20日	陆游(1125—1210)		✓		
1189年8月10日	谢谔(1121—1194)		✓	✓	
	曾宏父(活动于南宋理宗时)			✓	
	梁清标(1620—1691)			✓	
1708年11月	周依、陈奕禧(1648—1709)、殷誉庆		✓		
1712年前	吴升	✓			《大观录》
1743年前	安岐(1683—1745?)	✓			《墨缘汇观》
	弘晓(1722—1778)			✓	
1874年前	陆心源(1834—1894)	✓			《穰梨馆过眼录》
	陆树声(心源之子)			✓	
1864年	周寿昌(1814—1884)			?	第一次收藏
1864—1874年间	董麟(1830—1881)			✓	
1874年秋	周寿昌(1814—1884)		✓	✓	第二次收藏
1882年3月	李慈铭(1830—1894)		✓	✓	
1910年11月	完颜景贤(清末民初)		✓	✓	
1926年前	金城(1878—1926)			✓	

作品中保留的题跋等信息对研究某件作品的流传至关重要，尤其是大部分题跋能提供具体的时间点，而由这些明确的时间点出发，可以为尚未明确的时间和事件加上限定，将模糊的时间或事件变得更为具体。

单就作品内提供的线索而言，除上述可考的题跋印鉴外，尚有未知印鉴数方[表十一]，待日后详考，定能为《北齐校书图》的流传添加更多细节。

[表十一] 本卷未知印鉴

	印文	位置	备注
	晋墨堂	画心1列	
	宝唐阁	画心2列、清纸2列	同印又见于此卷清代拖尾，可知当为清或清以后印。
	明□□□	画心3列	残，通过修补痕迹可知，此印较早。
	□□□□	画心4列	缺边，当为重装前钐印。

(续表十一)

	安元忠印	宋纸1列(骑缝)	或言安元忠为安岐之子。
	安定	宋纸6列(骑缝)	有拼接痕迹。
	碧落龕	清纸8列	
	汉画像室考藏唐宋元明清真迹	清纸10列	
	时仪曾睹	清纸10列	

这部分收藏印，有的尚待详考；有的可能出于种种原因，难以通过这留于作品上的只字片言追索至具体个人。而除此之外，当尚有众多与此作发生关联，却未留下墨迹或钤印者，这便更是无从入手。

在对波士顿本《北齐校书图》流传历史的梳理中，笔者尝试层层揭开“历史书写”的叠加过程。这种工作或许可类比为考古学的地层学——附加于作品之上的每一段题跋或钤印，它们的位置先后、叠压与否，甚至装裱过程中遗留的细微痕迹，共同构成复杂的层位关系。明确它们各自的位置、判断它们的相对关系，都有助于作品流传信息的提取。基于这样的方式审视书画作品，由确切可知的时间点出发，从已知推测未知，希望对作品中的时间信息有所提示。

附记：本文的完成要感谢导师郑岩教授和波士顿美术博物馆（The MFA,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提供的无私帮助，诸多一手材料是我研究的出发点和坚实基础。

[作者单位：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谭浩源)